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諫書稀菴筆記

陳恆慶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濰縣陳恆慶著

諫書稀庵筆記

絳城題



Handwritten scribbles or marks,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initials, locat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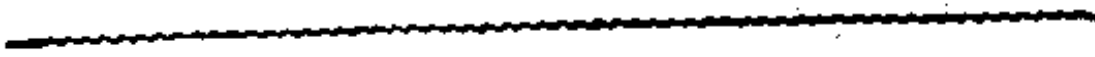
予告歸後。年近七十。飽食終日。日入即睡。夜半即興。悶坐無聊。乃學為詩。歌古文詞。積稿盈尺。自知學識謬陋。不能追蹤古人。一日紫絨十六弟告予曰。兄詩文有金石聲。筆發既速。可作為小說。詳述平生所見聞。使雅俗共觀。豈不勝于詩文哉。予曰。唯唯。乃即目所見耳所聞者。振筆錄之。無以名之。名之曰歸里清譚。門生楊成卿曰。曷不曰林下清譚。予曰。辭官歸里。豈易言哉。嘗見有服官。半生擁厚貲。蓄珍寶。恐兄弟親族之爭其產也。甘棄其先人墓。廡僑居他鄉。死不得正邱首。殆不如狐。近有閩人。以貪黷敗官。將載寶而歸。鄉人相誓。勿售以房。又有位居顯要。親族恃勢。逞強竊產。擾害一方。鄉人將掘其墓而火其廡。其人久已失官。至今不敢歸。然則歸里豈易言哉。成卿曰。師言誠是。是為序。丁巳夏時十月朔日。諫書稀庵主人記。

人記

題序

題詞

未老先驅五馬歸。山林深密掩柴扉。逸民逸史留濰北。人似莊生蝴蝶飛。
曾披繡豸列朝班。歸結蝸廬住北山。也似分甘留故事。漁洋此日鬢毛斑。
羨君說夢入非非。說到年齡已古稀。筆瑄生花春在室。西廂月落憶元微。
杞人今日尙憂天。浩劫餘生老益堅。一部稗官千萬字。贈君還有薛濤箋。
坐外女史希昭氏



第
六

諫書稀菴筆記目次

狀元

賽金花

馬乳

改胭脂判

姪控姑

潘尙書

雷甲雷乙

姚頌成

兩大司成

潔癖

同鄉相參

潘得魯

目次

崔靈芝

森和拳

洋兵佔城

筭

盜墓

論墓

放生池

相面

煤氣

立尙書

蓮香

都中鬼怪五則

徐相國

洋馬車

婚禮鄉俗

林中丞

再醮婦

戲法

膠灘工醫

散館

朝審

聽報

奇案五則

教子

諺語三則

楊翠喜

目次

葛學氏

三甲

非人不煖

張文田

桂枝

頭巾語

大卷白摺

至聖

裹足之膏

八字相同

藝氣

學校唱歌

縣長

宋太史
前後輩
大老板
童話
經解
毀廟
朱太守
說鬼
談諧
湯文正
鼓門報
綁票
稅黃

目次

目次

征稅

樹上兩花

湯相

樂某

賈三

書吏

呂儉

自誇

葱姑

紅玉

詩鐘

墨蛟龍

京察記名

續書

滿漢校具

師生

撰手者

禮文泉

各人撰述

詞備

五談

念秩

歷代之序

述圖

老編

叙

楊孝廉

學禮

姜侍郎

南人北人

爆竹

水仙

說餅

肝

桂

李香君

賈侍郎

木解元

異人

相馬

關外

玉枝

女議員

復辟

井田

烟捲

某茂才

養水仙花

印書

錢

瑞傲

抽籤

老妻市

解紛

恒府題

畫候

象

團焦

李進士

定命

京師茶館

六項

月寶

烟癮

色癮

目次

裹足

京師戲園菜館

酒量

劉文清公

濰城陸

東西廟

銅首飾

南北不利

太史公

海錯

亂詩

買詩

孕婦

目次

目次

王安

學柳泉

料量

下氣怡色

貞婢

戒淫

花園

杜文正公

大戶

賈文端公

張文襄

王五先生

大臣告誡

衍聖公府

京官外官

查抄

臨相國

海灘

草帽棚

柯太史

靴包

懸鐘

膠執

目次

目次

諫書稀菴筆記

諫書稀庵主人濰縣陳恆慶著

●狀元

山東自有清以來。狀元有六人。聊城傅以漸。鄧鍾岳。濟寧孫如瑾。孫毓淮。濰縣曹鴻勛。鴻勛六七歲。卽能作擘窠書。傅臚時。天尙未明。佇立丹陛下。聽候消息。耳中迭聞有呼其名者。回頭四顧。初無其人。無何。鴻臚高唱。果爲第一人。予時家居讀禮。未得目覩。閱二十餘年。曹殿撰已開府陝西。癸卯科。濰縣王壽彭繼得狀元。兩狀元皆住南關新巷。且比隣也。予謂曹殿撰曰。予應殿試。恭書大卷七開半。一字不苟。僅得二甲分部。悔不效季雅。一干買宅一萬買鄰之故事。曹笑曰。恐買隣亦無益。閣下書法不致謂不佳。惟獨行已。恣自成一體。不黃不蘇。以吾閱卷。亦不取也。予報而退。從此不爲人作字。王壽彭傳臚時。予正仕京曹。俗例。同鄉有應殿試者。京官必攜荷包忠孝帶。以備前十名引見。佩用。是日辰初。讀卷大臣魚貫進內。至辰刻。大臣手捧黃紙。自內出。立於乾清門丹陛上。高呼曰。王壽彭。王驚喜變色。同鄉官代應曰。在此。乃爲之整衣。佩荷包忠孝帶。扶

上丹陛。肅立大臣之後。俟前十名依次傳齊。乃帶領引見。引見畢。同鄉官偕至山左會館。已見報喜人以狀元及第橫匾。及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黃紙對聯。張貼已畢。會館值年官。即籌備款項。先以五十金。交新狀元。往拜前科狀元。索取歷科帳簿。簿上一切事宜帖式。均詳載之。乃爲之照寫請帖。邀請各位老師。歷科鼎甲之在京者。翌日至會館飲燕。例召梨園演劇。我山東則否。以會館正廳供至聖先師位故也。翌日辰初。皇上御太和殿。先聞靜鞭三響如爆竹。黃傘隨駕至殿。鴻臚官唱喚一甲三人升殿。行三跪九叩禮。新進士在午門外行禮。聖駕退。鑾儀衛以黃亭昇黃榜。由太和門午門端門正中出。鼓樂前導。黃儀仗俱備。出東長安正中門。懸黃榜於北黃牆上。順天府尹於黃榜之左。搭彩棚。設紅案。陳酒果。手敬三鼎甲各一杯。皆立飲。爲之披紅簪花。旁有驛驢。繡鞍。請三鼎甲上馬。一馬數役護之。前有紅儀仗鼓樂。導至國子監。行釋菜釋褐禮。旋至明倫堂。兩大司成正坐。受三叩禮。大司成身不敢動。頭動則狀元不吉。左右手動。則榜探不吉。此說相傳久矣。自國子監出。三鼎甲聯馬而行。沿途觀者如堵。婦女則門垂湘簾。或登樓倚檻而觀。此俗所謂狀元遊街也。斯時風和日煖。天街無塵。御柳成陰。樓

桃在樹。杏花出牆。童穉跳舞。喧呼曰。狀元郎來矣。負郭鄉村婦女。新衣鮮麗。僕僕徒行。信口評隲曰。狀元美。榜眼偉。探花秀。又有豔稱唐宋時。選謝馬者。聽其言。殊可哂。侯門處女。守貞待字。父爲宰執。配以金馬玉堂之士。亦事所或有。然柳林池。琵琶記。諸故事。有清一代。未有所聞。蓋清代科名。難得。儒者自童試。科試。至春闈。層累曲折。乃博一第。計年必富逾二三十歲矣。糟糠之妻。不下堂。士風之淳。不至如唐宋時之薄。習。狀元騎馬歸第。榜探送之。探花復送榜眼歸第。而后自歸。於時館中懸燈結綵。酒筵畢。陳門外冠蓋盈衢。車馬填巷。大官翰林。一時偕至。同鄉官爲之款接送迎。予奔波一日。筋力俱疲。雜諺有云。乃弟娶新婦。乃兄跑斷筋。情形似之。

●賽金花

某狀元未通籍時。就幕於東海關道署。昵一妓曰秦愛玉。晨興盥洗。愛玉見其掌心紅如硃砂。知其必貴。願委身焉。會將北上公車。苦無資斧。愛玉饋以三百金。乃能成行。許以中式後。納爲窻室。是科果膺唱第一。既而食言。足跡不復東來。愛玉自某貴後。閉門謝客。羣呼爲狀元夫人。欲謀一面者。不能得。迨狀元失約。愛玉愧無以見人。乃投繯而

死相傳死之日。卽賽金花降生之日。又與某狀元同鄉。生時。頸有紅圈如綫。及長。面若芙蓉。目如秋水。家貧。學爲雛妓。時狀元家居。同人邀飲。招妓侑酒。爲狀元招金花入門。兩人相見。似曾相識。僥倖其側。局終。依依不能去。乃攜之歸家。畀其母以重金。置諸側室。逾年。狀元以鄉試。出使德國。偕之前往。住德數年。德國語言文字。粗能通曉。歸國後。隨狀元寓京都。狀元將歿。囑其夫人。畀以三千金。令其母攜去擇配。夫人吝甚。予以首飾衣服數事。逐之使去。乃入滬上青樓。轉至京。寓西安門外磚塔胡同。地爲樂部羣妓之淵藪。於是聲名藉甚。車馬盈門矣。至吾家相府。請安者數四。予因得識面焉。初見時。目不敢逼視。以其光豔照人。恐亂吾懷也。庚子歲。拳匪起。洋兵入都。德國元戎瓦達西者。爲八國統領。原與金花相識。一旦相逢。重續舊好。凡都人大戶。被洋兵騷擾者。求金花一言。可立解。以此得賄巨萬。洋兵旣退。其名益震。人皆稱爲賽二爺。門前榜曰。候選會寓。曾蓋金花之本姓也。家蓄雛妓四五人。以代其勞。終日安居樓上。非有多金。貴客不下樓。一見也。夜與同夢者。多繫縲黃紉。而至羣呼樓上。爲椒房焉。其性殘忍。一雛妓被其笞死。瘞之樓後。爲人控告。時予正巡中城。委指揮趙孝愚。持稟往傳。至其家。有

娘姨數人。婉言進賄二千金。放其逃走。趙指揮本爲安邱富紳。不允其請。又詭云。夜間被竊。失去中衣。不能行也。指揮將飭城役往購中衣。彼知不能逃。乃登車至城署。五城御史多與相識。不敢堂訊。咸曰。此乃命案。例送刑部。乃牒送之。堂官派一滿一漢兩司員鞠之。上堂時。滿員先拍案恫喝。金花仰面上視曰。三爺你還恫喝我。獨不念一宵之情乎。滿員乃由後堂鼠竄。漢司員正人也。諦視其貌久之。心怦怦動。旁有錄供者。筆落於地。司刑隸手軟不能持鎖。司員乃嘆曰。此禍水也。吾其置之死地。以杜後患。此語傳出。諸要路通函說項者。紛至沓來。堅請貸其一死。乃定爲誤傷人命。充發三千里編管黑龍江。而說項者又至矣。乃改發上海。予聞之。笑曰。蛤蟆送入溼地矣。例由五城押解。復委趙指揮押登火車。送至良鄉縣。縣官躬迎於車站。告趙指揮曰。下官教備燕席。爲二君洗塵。乃同入縣署。賞名花。飲佳醴。翌日。趙指揮回城。復命。予曰。東坡有句。去使君莫忘晉溪女。陽關一曲。斷腸聲。當爲君詠之。近聞金花已物故。年不過四十也。

●傷乳

京城外有鴨嘴溪。其地空曠。洋人歲時賽馬。多在其地。某歲值賽馬。觀者男女雲集。有

少婦跨驢經過。一年少書生。偶然爆竹。驢驚而婦墜。石觸其乳。流血縷漉。少婦之夫。與書生理論。相率赴城署喊控。予先飭穩婆驗傷。據報傷不甚重。敷以創藥。血止矣。堂訊書生。乃宛平秀才。予斥之曰。爾見少婦跨驢而來。故以爆竹驚其驢。實屬有心。嬉戲平素。僥倖可知。飭擊掌二十。卽爲完案。並寫判以示之。判曰。洋人賽馬。正來鳴嘴之溪。少婦墮驢。誤創雞頭之肉。桃符未換。爆竹何來。戒僥倖之狂。且懲以夏楚。保軟温之雙乳。賞以膏丹。少婦歸哺幼兒。書生勿爲浪子。其各遵判勿違。此判懸諸署門。被報館抄登。此後報館屢來抄判。以充資料。並送閱報章。不索報費。予曰。判案尙得潤筆。抑何可笑也。

●改胭脂判

聊齋胭脂一段。爲東昌府之實事。正值蒲留仙應試之時。結此案者。爲提學施愚山。聞章留仙之師也。清末聊齋一書。入於大內。慈禧太后喜聞之。命京師名優孫菊仙。排演胭脂一劇。一日。纔能演畢。取鄂秋隼者。爲朱紫雲。年韶貌麗。平日善學蘇黃書法。取胭脂者。爲楊小朵。温秀如處女。其父曰老朵。貌亦美。取此劇之賣花婆。演劇時。與其子相

調笑。令人解頤。取施愚山者。卽孫菊仙。宮內戲具咸備。（京語曰切末物）城隍將出。有高鬼著孝衣。長二丈。孝帽高二尺。矮鬼以小兒披髮戴面具。跳躍而出。以及刀山血磨。羣鬼昇之。利鋸鋼叉。立於臺前。燈火慘淡。嗚嗚作鬼鳴。令人毛骨悚然。至尾聲。則笙管作喜音。胭脂乘彩轎。于歸。鄩郎披紅簪花。襯衫官靴。乘藍轎。縣官亦乘轎相送。鳴鑼開道。儼如實事。太后大悅。賞賜極優。外間戲園演之。攢頭而觀者。幾無容足之地。惟留仙所撰判文數百字。孫伶據案宣讀。爲時頗久。俗人不能解。有沈沈而睡者。予爲孫伶改之。唱一段。說一段。孫伶聲音徹亮。善唱皮簧。此後聽者。擊節歎賞。不復思睡矣。一日宮內再演。太后贊曰。改得好。是何人所改。孫伶奏稱自改。不敢以御史觀戲上聞也。孫伶亦解人哉。

●姪控姑

五城公署之側。有菩薩廟。住持爲尼姑。家有老母。迎入廟中養之。並迎其姪婦王氏入廟。不令其姪相見。其姪名李時元。久不得見其妻。疑其姑在廟賣姦。赴城控告。呈詞言其姑乳名蘭姐。年少輕浮。霸禁其妻。不令歸家。亦不令其謁見祖母。聞蘭姐不守清規。

懇乞傳訊云。云予閱其詞曰。我向不願婦女上堂。矧尼姑乎。應卽判斷。判曰。尼姑敬佛。勿登柏樹之堂。農子娶妻。願爲瓜綿之續。姪旣授室。當有室人。姑旣出家。莫干家事。飭蘭姐在廟養母。明三教不廢。倫常飭王氏出廟從夫。使兩人永無怨曠。姦情旣無憑證。控案作爲結完。此判。卽飭差帶原告到廟領其妻歸家。於是京中尼姑。羣相謂曰。某侍御保護吾輩體面。勿深究此事。忠厚之至也。

●潘尙書

潘文勤伯寅以欽賜入翰苑。學問淵博。曾入樞密。後直南齋。半夜卽起。入內。內侍爲之然燭十餘枝。坐而觀書。勤之一字。無愧也。爲工部尙書時。由內出。卽入部。天方黎明。告司員曰。清晨辦公。精神清楚。皇上遵祖法。早起視朝。故無廢事。若部中俗例。秋冬春爲晚衙門。夏日爲早衙門。吾不謂然。然亦須體恤人情。不便自行早來。或三日一到部。或四五日一到部。先一日預告部中。不敢使諸公虛候也。尙書尙儉。不乘肩輿。一車而已。駕車白驥。已老矣。某歲伏雨過多。道涂泥濘。行至宣武門外。老驥陷於淖。不能起。尙書告其僕曰。前有一車。懸工部燈籠。急呼之。予附其車。問之。果爲工部司員。且門生也。是

早爲尙書堂期。故早起入署。急下車相讓。尙書曰：此車爲吾兄之車。吾兄入車內。予坐車前足矣。不允。予將徒行。乃同車而行。其白驪從此病憊。乃賃一轎。命僕人舁之。僕未練習。一日行至正陽門。兩後路滑。前二人仆。尙書亦仆於地。道旁觀者大笑。有識之者曰：此管理順天府事父母官也。奈何笑之。尙書起立曰：本來可笑。乃乘轎而歸。京師傳爲笑柄。凡驪之青色者。年老則變白。潘府中驪多白。故京師人語云：潘家一窩白。陳家一窩黑。尙書天閣與翁常熟同一門生。不知初謁時。詢問老師幾位世兄。尙書曰：汝不知我天閣乎。尙書善鑒別金石。有濼縣裴三者。得一漢洗。花紋古篆皆佳。尙書以三百金購之。極喜。裴三求書楹聯。諾之曰：汝先歸店。我卽令人送到。乃鋪紙濡筆直書。書成一幅。命僕人往送。旋又寫成一幅。更命僕送去。蓋得一古器而興高也。有諸城縣拔貢尹祝年。講金石之學。入京朝考。自書門生帖謁尙書。尙書曰：此非門生也。姑延入。尹人見卽行師生禮。口稱老師。翌日入南齋。告胥殿撰曰：君同鄉尹祝年。硬邦老師。似強姦也。同直者魯而之曰：強姦已成否。相與大笑。內侍魚入曰：皇上將登殿。笑乃止。尙書下清出東華門。必至小合興酒館小飲。此館得其屢跡最多。上齊翰林。多寓西城。下直必

出西華門。再出西安門。門外有酒館。曰萬福樓。與予寓相近。每邀予作陪。某日清晨飲。下午又在此聚飲。曹殿撰引聊齋書一對。囑予對之。其出聯曰。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予急切無以應。乃曰。翰林下直喚酒保。你飲一盃。我飲一盃。以妓女對翰林。亦諒之耳。

●雷甲雷乙

陝西有二雷姓。皆以進士官吏部。然祇同姓而不同宗。人呼謂雷甲雷乙。乙無正妻。惟一妾寓京師。門首銜條曰。吏部雷甲有正妻。悍甚。又無子。乃置一妾。分別而居。門首銜條亦曰。吏部雷甲妻聞其置妾也。密詢家人。此妾寓於何處。家人但云。門首有吏部雷字樣。甲妻持棒而往。誤入乙寓。見一少婦正在梳妝。髮鬢而美。蓮足纏纖。大怒。以棒擊之。旋將鏡台磁皿。全行碎之。正在施威。雷乙入門。曰。是何潑婦。敢來吾家。細視之。曰。年齒稍長。姿容尙好。予久無正妻。留汝作配可耳。命其妾出。遂圍門抱之。將與同夢。甲婦大窘。曰。吾誤矣。甘受罰。勿汙我。我乃雷甲之妻。聞其別置一妾。故有此誤。雷乙責之曰。爾夫年逾四十。尙無子。爾悍名素著。人皆聞之。吾室內有佛爾。宜對佛宣誓。此後聽夫

妻不再過問。偷食言佛必死之。甲妻允之。宣誓畢。乃放之歸。自此國威不作。雷甲時宿其妻寓。生二子。人皆曰雷甲之子。雷乙之力也。聞者絕倒。

●姚頌虞

工部同僚姚頌虞。世浙江鹽業家。富鉅萬。年少翩翩。捐贖入部。爲候補郎中。其妻爲盛尙書之女。悍甚。時往來京津間。一日京中名優譚鑫培。在津演戲。天津戲園本有女座。姚太太素愛觀劇。園主日爲留樓座一間。是日易州刺史賈小村。在津遊客。聽譚伶戰宛城。遣人定座。座已滿。而客已訂。計無所出。遣人求姚太太暫讓座一日。得允諾。甚感之一日。姚公在妓寮飲酒。夫人聞之。大怒。將以官員狎妓。酒控諸大府。請上奏革其職。頌虞懼。洩實乞情。以爲實之面子大也。實往見爲之哀求。夫人曰。當日汝請客聽戲。予讓座。一日以汝爲正人也。今來關說。必與頌虞爲一流人物。予將控汝引誘良家子弟。革汝功名。實大懼。長跪不起。而后允情。實公出告人曰。予在易州山上有虎。予能擒之。今日獅子一吼。予胆破矣。人嗤之曰。今日君演打蘇耽。勝於譚伶戰宛城十倍也。予曰。不意一婦人能擒實二東。(紀氏五種言實爲河間人。俗呼二頓。乃實二東也。二